



可能是定價最高的「新」LP 物有所值嗎？

文 | 劉志剛



看外國音響雜誌的人，應該留意到英國有一間很年青的LP生產公司，推出300英鎊一張的新印製vinyl；內容則是舊mono錄音。公司名字The Electric Recording Co. (以下簡稱ERC)，老闆叫彼得·克捷臣。

賣得這個價，自然有「殺著」。首先從選材講起。克捷臣的創業作，選了匈牙利小提琴家瑪茨(Johanna Martzy, 1924-79)的巴赫六首無伴奏sonatas and partitas(三張LP)。然後是「莫扎特在巴黎：1763-1778」七LP套裝。這些原版碟，今日已是天價。

之後是訊源：一定是用原製作公司租借來的母帶。工作流程中，盡是1950/60年代的製作器材。唱片由center label到內外封套，都忠實地「重現」original的模樣。封套是手作仔：居然使用老式凸版(執字粒)印刷程序！佩服。

每個item限量發行300套，逐一編號，有「出世紙」。每張LP還附小書一冊，話你知你作了Sound Investments。外面套着的「邊紙」用上4種文字：英、日、中文(簡體)和韓文。由此大概估得到客戶對象。(覺得Coup d'Archet的瑪茨賣價「超貴」的樂迷，顯然不是)

網上有篇文章，叫《被遺忘的琴聲：Johanna Martzy》。瑪茨被遺忘？她今日出名過許多上世紀中葉叱咤風雲的小提琴家。顯然，瑪茨在音樂上有幾把利器，能讓愛樂者信服。

瑪茨迷堅持，Martyz比 Ginette Neveu 或其他女性小提琴家更細緻、婉轉，更能打動人心；而在今天的女小提琴家當中，再難找到瑪茨這種秀而不媚、理智、「古典」的大家



閨秀氣質。

今日講「女」小提琴家(或女鋼琴家)好像很「政治不正確」，但音樂的表現其實真可以(甚至適宜)用男性化、女性化去形容。例如海費茲的演奏許多時候都有點女性化傾向(他的超級virtuosity裏有一份媚態)，而好些女性小提琴家大概是潛意識裏想「巾幗不讓鬚眉」，要與男性同行爭一日長短，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演奏中出現「雄性」傾向(就是鄭京和出道之初，也有些「男仔頭」)。這現象要到八十年代開始出道的梅洛娃、美島莉、張永宙和再年輕的「妹妹」們，才不明顯。



有人說，單是一套巴赫無伴奏錄音，就足以讓瑪茨名留青史。瑪茨採用(平均來說)偏慢的速度，在端莊的造型中表現出十足人性化的巴赫世界。她發音實淨，揉音富表現力。在全套作品中，瑪茨做到了一字一句都清晰乾淨；在夏康舞曲和幾首艱深的賦格中，瑪茨對龐大結構的掌握力，令人欽佩。如果說她的harmonic intensity不夠師兄西蓋蒂(Joseph Szigeti)強，她卓越的音準和右手之穩定靈活足以補償；音色也更優美純淨。相比而言，西蓋蒂的底蘊較深厚，而同樣是胡拜(Hubay)教出來的瑪茨則有更細膩豐富的感情，技巧亦比師兄高明。她為較柔和、內省的音樂注入靜謐但持續的intensity，如夏康中央的大調部分和a小調行板；這也許可以解釋為甚麼某些收藏家偏好Martyz的巴赫演奏。

言歸正傳。ERC叫價令人咋舌的Martyz的巴赫無伴奏LP，是否物有所值？必須親耳聆聽，不是我一個人聽，是聯同劉皓淳、葉朗年和崔源一起，在公司大房聽。公司的EAT盤、Airtight PC-1 MC唱頭，Densen phono放大器，當然要用；但，若沒有mono唱頭去唱，再多critics、器材再高級也枉然。因為ERC復刻的是真正的單聲道(用vintage的mono cutter head來刻坑槽)，如果要「聽真」這三隻Martyz，非用單聲道唱頭不可。

公司和我本人都沒有mono頭。多謝劉皓淳，他自告奮勇，把家中的盤(唱臂已mount上單聲道唱頭)托來《Hi Fi音響》！(這有原因：把唱頭拆來、安裝上我公司的唱臂，聽半日又拆回去，對雙方皆不便。整支唱臂拆來拆去，同樣麻煩)

他自謙「冇得比」：若講市價，二者(他的盤臂頭 vs 公司的)的確是蚊脾與牛脾。但我們又不是鬥「錢多」，合用就好。

手邊有2010年日本Mythos公司發行的一套Martyz再版，不平宜的，但就平過ERC的一大概。自然要拿來跟ERC的「ab比較」。首先用單聲道唱頭去唱。

大家當日不是讚Mythos LP贏CD嗎？劉皓淳聽了Mythos vs ERC後，打了個比喻：ERC是original LP，而Mythos僅僅是一張再版CD。(!) 又說ERC打開了聲音(open up the sound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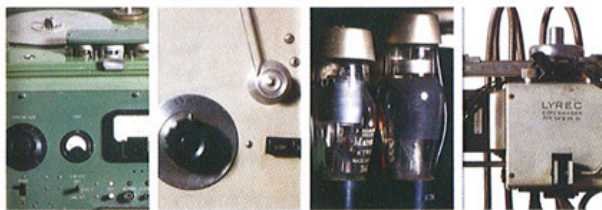
感情的跌宕起伏，聽了這些年Martyz以此為最精密細膩。微妙的動態變化，使人耳界大開。她的G弦是多麼豐厚！這樣聆聽Martyz的巴赫，已不單純是感官與感情的經驗了；是滲透性的靈性(spiritual)的體驗。

崔源指出ERC版有更多的實質(substance)，是深刻的。相比下，Mythos只是「浮在表面」。

總之，ERC版將我們一把扯進音樂的氛圍中。對筆者來說十分富啟發性：早知道Martyz好嘢，但今天才知道她原來咁好嘢！怪不得聽過原版的樂迷，當正她是女神。

[按：Stereophile雜誌的Art Dudley聽過之後指出，它是「超驗」的：「是美麗又是痛苦的，豐富多彩……在同一筆裏混合了激情和智慧。」]

我們達到一個結論：如果某人是屬於那個消費階層的，ERC版本是值得的，一點也不昂貴。



君有沒有留意，上面的文字沒提到「發燒」一詞？其實克捷臣首先從音樂出發，若不是重要又罕有的演出，他是不會動腦筋的。聲音當然重要，但克捷臣對「靚聲」的觀點，跟大部份的remastering工程師不同；他反對任何的改變。他要保存(preserve)：「我做的LP發出原版唱片的聲音，因為我用真正mono cutter head。」以派別來講，克捷臣應該是authentic school的。為達目標，他花巨資買下最authentic的、也即是當年生產原版唱片之器材。(「整個電路由頭至尾，你不可能找到一顆電晶體。全個行頭只有我敢說這句話。」)買是一筆錢，找專家復修，甚至要把生鏽的Lyrec lathe還原，那是另外一筆大錢！克捷臣坦白的告訴Stereophile，他在羅致vintage器材、復修等等作的投資，必須反映在較高的製成品售價上。

筆者覺得，用家用bid一張「原版」的若干分之一的金錢，得到形神俱似原版唱片的復刻，而克捷臣收他應該收的回報，合理。

最後要向決定買ERC「保真版」的樂迷進一言：買一顆好的單聲道唱頭吧！我們在劉皓淳的「廉價」盤臂頭上，聽過ERC的Martyz碟，之後立即把該唱片移到EAT唱盤上、用Airtight PC-1唱頭去它(還是用Densen phono amp)……啊(心一沉)……不是難聽，但大家打從心底知道，出來的聲音有偏頗。我不會懷疑一個能夠拿300英鎊買一張mono唱片的人，居然捨不得買最適用的唱頭。